



时光里的古城——庆城

□ 王琳

若你曾驱车穿越黄土高原,便会懂那种视觉与心境的渐变——起初是无垠的塬面铺展至天际,沟壑如大地的掌纹纵横,风里裹着黄土的粗粝,连鸟鸣都带着几分空旷感。行进久了,视线里的单调渐渐被打破:远处的山峦从雄浑变得柔和,谷地间开始浮现零星的绿树与炊烟,再往前,一抹灰褐色的城郭轮廓从雾霭中慢慢清晰,像是黄土地上自然生长出的一块璞玉,这便是庆城,一座藏在西部边陲、被时光温柔包裹的千年古城。

一
格下“岐黄故里”的文化印记。

二

走进古城,最先遇见的便是文笔峰塔。这座古塔,是庆城八景之一的“笔架凌霄”所在地。塔身为正六边形,七层的塔身拔地而起,青砖上的纹路清晰可见,每层的檐角微微上翘,似要触碰云端。登塔远眺,东河与西河的流水、周礼广场的绿意、古城的灰瓦屋顶尽收眼底,风穿过塔窗时发出轻微的声响,仿佛在诉说着古塔与古城温情的故事。

从文笔峰塔往前走,眼前的周礼广场便成了现代与历史对话的舞台。脚下青石板路凹凸不平,带着时光打磨的温润;身旁复刻的周代礼器雕塑静静伫立,鼎、簋、爵的造型勾勒出礼乐文化的轮廓;远处音乐喷泉与镜湖相映,与古礼雕塑的厚重形成奇妙呼应。沿广场缓缓前行,嘉会门的轮廓渐趋清晰,这座庆城古城现存最完整的南门,两侧圆形土筑高台尤为醒目,那是古城最古老的遗存,伸手摸过土台,粗粝的黄土颗粒在指尖摩挲,仿佛能触到先民一斧一杵间传递的温度。

登上城门楼,南城风光尽收眼底:两河流水波光粼粼,周礼广场上游人熙攘,远处文笔峰塔默然矗立,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鲜活在此刻重叠,让人不禁遐想,千年前的城门下,是否也曾有这般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?

穿过嘉会门,顺着缓坡拾级而上,才算真正踏入古城的核心腹地。脚下的青石板路被往来脚步磨得光亮,两旁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错落有致:有的是明清时期的商铺旧址,门板上商号刻痕虽已模糊,却仍能窥见当年的商业繁华;有的是居民自住的小院,门口红灯笼随风摇曳,偶有老人坐在竹椅上晒太阳,见了游客便笑着点头,一句“进来歇歇脚不?”的乡音,亲切得如同邻家长辈。

行至南街永春门巷子口,一座古朴的牌坊豁然矗立,这便是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周旧邦木坊。牌坊始建于明弘治年间,四柱三楼三进的结构气势恢宏,木质梁柱上

的石雕与木刻尤为精巧:周代农耕场景里,农夫牵牛扛犁的神态栩栩如生,仿佛能听见犁铧破土的声响;吉祥瑞兽图案中,龙的矫健、凤的灵动、麒麟的祥瑞,纹路细腻得连鳞羽都清晰可辨。虽经百年风雨侵蚀,木质已泛出深褐,却丝毫不减庄严大气。牌坊正中央“周旧邦”三字,笔力苍劲,透着历史的厚重。据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,庆城曾有百余座各式牌坊遍布街巷,如今仅存此座静静矗立,成了古城历史最鲜活的“见证者”。

继续在古城深处穿行,巷陌如织,转角处,藏于城墙之下的鹅池洞忽然映入眼帘。走进洞内,潮湿微凉的气息扑面而来,这里便是庆阳著名八景之一“鹅池春水”的故地,凭洞远眺,对岸周祖陵的轮廓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山水相映间,沉淀着数千年的文人记忆。

离开鹅池洞,便步入古城的钟楼巷。单听巷名,便知其来历定与巷尾那座古朴的钟楼密不可分。巷子不宽,两侧低矮的老房屋错落排开,青砖灰瓦在时光里浸得温润。行至巷尾,钟楼静静矗立,仿佛在低声絮语,诉说着这里的晨昏故事:清晨,居民推开木门的“吱呀”声混着炊烟味在巷里漫开;黄昏,夕阳给老墙镀上金边,晚归的脚步敲打着青石板。这些在晨光暮色中重复的细碎片段,串起了古城的日常与过往,成了藏着时光与温情的记忆符号。

三

若想深度了解庆城的文化,几座特色博物馆便是绝佳窗口。庆城县博物馆内,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文物静静陈列:周先祖时期的石犁、陶罐,无声诉说着农耕文明在此萌芽的轨迹;宋代的兵器、瓷器,勾勒出范仲淹驻守边关时的历史图景;明清时期的书画、服饰,则展现了古城人文荟萃的风貌,每一件文物都是岁月凝结的碎片,拼接成庆城从古到今的完整画卷。

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作为全国规模较大的中医专题博物馆,更是令人叹服。馆内数千件中医药文物

系统呈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源流:从古代的药罐、药臼,到《黄帝内经》的早期刻本,再到岐伯与黄帝论道的场景复原,生动再现了中医药文化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历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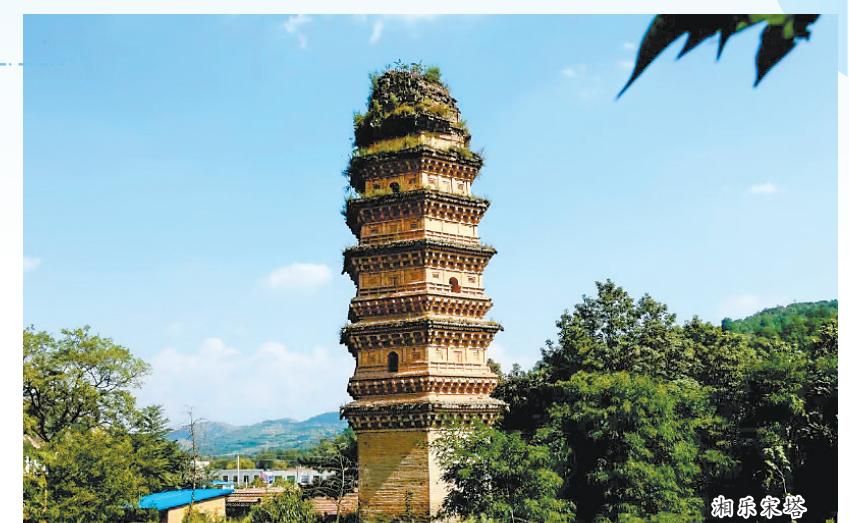
农耕文化博物馆则以实物与场景复原相结合的方式,全景式再现了周先祖“教民稼穡”的历史场景。从开垦土地的原始工具,到培育作物的古老方法,再到承载着先民智慧的农耕仪式,揭开了黄土高原农耕文明传承的密码,让参观者直观体会到先民们与土地共生的智慧。

参观完博物馆,过柔远河继续前行,眼前景象为之一变,岳王洞养生小镇尽显新韵。青石板路蜿蜒向前,两旁仿古建筑错落有致,中式亭台楼阁与现代简约商铺相映成趣,茶馆、民宿、养生馆等业态一应俱全,既保留了传统韵味,又融入了现代生活气息,成为古城新的活力节点。

若想将庆城风光尽收眼底,周祖陵公园便是不二之选。景区坐落于城北花果山之巅,沿山间石阶拾级而上,两旁苍松翠柏郁郁葱葱,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。山顶周祖祠内,周先祖不屈的塑像庄严肃穆,祠堂墙壁上绘制的“教民稼穡”壁画,线条间饱含着后人对先祖的敬仰之情。站在山顶观景台极目远眺,整座庆城的风貌一览无余:古城的灰瓦屋顶连成一片,两条如银色丝带的河水绕城而过,远处黄土地层层叠叠,尽显黄土高原的雄浑壮阔。

当夕阳西下,庆城便换上了另一番迷人容姿。两河沿岸的景观灯次第亮起,红色的灯笼、黄色的暖灯、蓝色的河灯交相辉映,将河水染成一片流光溢彩。东河水面上,水幕电影光影摇曳,生动讲述庆城的历史故事。此时的古城,褪去了白日的喧嚣,多了几分宁静与浪漫,山色、水光、灯光交织成画,恍惚间让人忘却身处黄土高原,竟有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温婉。

如今的庆城,依然是一座“活着的古城”。它在时光流转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,既守护着四千年的历史脉络,又洋溢着当下的鲜活气息,让每一个到访者都能在这里与历史对话、与时代相融,找到属于自己的“千年记忆”。



湘乐宋塔

走近宁县湘乐宋塔

□ 石颖

初冬的风裹着子午岭西麓的枯木寒气,掠过宁县东部的塬沟沟壑,终于在湘乐镇的街口缓了缓脚步。我循着风的踪迹走进这座古镇,目光还未及细赏街巷里覆盖着薄霜的青砖灰瓦,便被镇街西北塔地上那座突兀而立的古塔牢牢攫住,它像一柄被岁月磨钝的青铜剑,半截扎在冻硬的黄土里,半截刺破铅灰色的云天,周身裹着千年的风雪,却依旧透着一股不屈的挺拔。这,便是我此行寻觅的湘乐宋塔。

湘乐镇的名字,初听便觉有几分雅致。查访后方知,此地汉时置襄邑县,后魏沿治,几经流转才演变为“湘乐”,单是这地名的变迁,便藏着半部陇东的历史。镇子坐落在子午岭西麓的林缘地带,距宁县城35公里,古时恰是京兆府通往西平府的古道必经之地。想象千年前,即便寒冬时节,这里该也是驼铃叮当、车马辚辚的热闹模样:商队裹着厚棉袍,带着中原的丝绸、江南的瓷器在此歇脚,旅人捧着滚烫的茶汤驱散寒意,讲述远方的故事,而宋塔就立在古道旁,像一位沉默的老者,把往来的喧嚣、晨昏的霜雪,都一一收进砖石的纹理里。如今古道早已湮没在冻土之下,唯有这座塔还立在原地,成了那段繁华岁月最忠实的见证者。

走近塔身,才更觉它的奇特。这是一座六角七层的楼阁式砖塔,高约22米,顶部虽有些残损,却丝毫不减其庄严。最特别的是,它直立地面竟无塔基,仿佛是从冻硬的黄土里直接“长”出来的一般,自下而上逐层收分。伸手触摸塔身,粗糙的砖石上满是风雪侵蚀的痕迹,有的地方砖缝已微微开裂,露出里面浅灰色的泥土,那是时光啃噬的印记,却也让这座塔多了几分凛冽的风骨。细细打量,各层塔檐每面都伸出双抄华拱,五朵斗拱整齐排列,上承替木,虽历经千年,斗拱的弧度依旧清晰,仿佛能看见当年工匠们一凿一砌的认真模样。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平坐尤为精巧,平坐下的斗拱与檐下如出一辙,平坐上的直棂栏杆覆着薄霜,却仍能想见当年凭栏远眺时,手可触云、目可及的开阔。

第一层塔身的南北壁,各辟着一道拱形券门。南券门直通塔心室,昏暗中隐约能看见里面散落的碎砖,北券门则连着一个小小的龛室,留着几分肃穆。往上看,塔身各层每隔一面便设置着真门或刻版门,搭配着直棂窗,真门是圭角形的门洞,版门则刻着方形门框,双门半掩,像是在邀请路人推门而入,一探千年的秘密。

关于塔顶的残损,同行的友人说,湘乐镇还流传着一段饶有趣味的传说。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中秋,两位仙女偷偷下凡赏月,见人间百姓多受饥寒之苦,便约定在天亮前各做一件好事,且不能被玉帝察觉。姐姐说要赶制一双布鞋,给光脚的穷人穿;妹妹则想建一座宝塔,镇邪扶正,让佛法护佑一方百姓。姐妹俩各自忙碌,四更时分,姐姐的布鞋已纳好,闲着无事便想跟妹妹开玩笑,学着公鸡叫了三声。妹妹听到鸡鸣声,以为天要亮了,顿时慌了神,急忙撩起衣襟,把身边的石头瓦片一股脑儿往塔顶一倒,草

草收了工。也因如此,湘乐宋塔的塔顶看着比别的宋塔粗糙些,却也因这传说,多了几分童话般的温柔,让凛冽的冬日多了丝暖意。

我绕着塔身慢慢走,目光在砖石间游移,忽然发现有些砖块上刻着模糊的字迹,有的是单个的“福”字,有的是几句零碎的诗文,还有的像是人名。这些字迹大多已被风雪磨得浅淡,需得凑得很近,借着阳光才能勉强辨认。想必是不同时代的人来此,或感怀,或祈福,便随手在塔身上留下了自己印记。这些字迹就像散落在时光里的拼图,虽不完整,却让这座冰冷的砖塔,有了温度,有了故事。

站在塔下仰望,云层厚重得似浸了墨,云层厚重得像压着雪,唯有几缕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,落在塔身上,给砖石镀上一层微弱的光。偶有几片干枯的槐树叶被风吹过,打着旋儿落在塔脚,转眼又被风卷走。恍惚间,我竟觉得这风、这云,都是从大宋来的,或许千年前的某个冬日清晨,一位身着长衫的书生也曾站在这里,裹紧棉袍望着天空,吟出“塔势如涌出,孤高耸天宫”的诗句;或许某个黄昏,一位远行的商人牵着骆驼路过,骆铃在寒风中叮当作响,他站在塔下喝了口热酒,看云卷云舒,思念远方的妻儿……千年来过去,塔还在,风还在,只是赏景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有那份对安宁、对美好的向往,从未改变。

宋代是个浪漫的朝代,连寒夜里都藏着诗词的韵律。仔细看着塔身,仿佛透过砖石,能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气息。望着塔我忽然想起,宋代的建筑最讲究“天人合一”,这座塔大抵也是如此。或许当年的工匠们,不仅是在建造一座塔,更是在把宋代的文化、宋代的审美,一砖一瓦地浇筑在这座建筑里,让它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载体,即便在寒冬里,也能传递出千年的温度。

夕阳西下时,我仍站在塔下不愿离去。橘红色的余晖穿过厚重的云层,洒在塔身上,给冰冷的砖石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,连那些斑驳的痕迹都变得柔和起来。塔影被拉得很长,斜斜地铺在冻硬的黄土地上,像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路。远处的湘乐街渐渐亮起了灯光,昏黄的路灯与天边的晚霞交相辉映,古镇的烟火气慢慢升腾,有妇人在门口唤孩子回家吃热饭,有老人坐在屋檐下围着炭火聊天,还有孩童在街上追逐嬉戏。这人间的烟火气,与塔的静谧形成奇妙的呼应:塔守护着古镇的岁月,古镇滋养着塔的生机,千年来,它们就在寒来暑往中相互陪伴,彼此成就。

夜幕彻底降临后,塔的轮廓渐渐隐在夜色里,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剪影,像一幅淡墨山水画。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犬吠,更显古镇的宁静。回程的路上,我总在想,或许我们寻访古迹,不只是为了看一座塔、一块碑,更是为了与过去对话:与宋代的工匠对话,听他们讲建造的智慧;与过往的游人对话,听他们讲岁月的沧桑;与千年的时光对话,听它讲文明的传承。湘乐宋塔便是这样,它把宋代的风、宋代的云、宋代的文化,都封存在砖石里,等着每一个懂得它的人,来轻轻叩响时光的门。



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



周礼广场



岳王洞养生小镇 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